

話 絲

第五卷，第三八期

Thomas Lovell Beddoes

小泉八雲講
侍 析 譯

——英文學的畸人之八——

在過去的幾年間，一個以前極少知名的作家，突然變成爲新底超羣者。在他的生涯中，他沒有發表過著名底東西；他死後，他的文書收集起來，編纂了，並且付印了，但是幾乎沒有惹起任何注意。其後，主要地因爲詩人羅勃特布朗甯，用一種新方法強迫着使大衆注意了，所以現在命令着我們的興趣。

貝多斯是十九世紀初期的一個最奇異底文藝家，他是生於一八〇三年；並且他是出於文藝底家系——因爲他的母親是那偉大底女小說作家馬麗亞謫支窩斯 (Maria Edgeworth) 的姊妹。他的父親是一個醫學者。貝多斯入了牛津大學；但是很長久底時間他不知道他將來應從事什麼職業。他的嗜好是向着文學的；但是在這一方面他開始懷疑起來他自己的才幹，所以

(529)

最終決定於研究醫學，他到德國去，變成奇異地愛慕德國風俗，語言與生活的方式，並且除去短少底訪問外永不再回英國。在他所有的習慣，思想與應接的態度中，他變成異常德國底，因此傳說着就是他自己的朋友們也曾再三地誤認他爲德國人。但更使人奇異的是，他具有驚奇底成功寫了德文詩。

世界確實彷彿是向他微笑了；他繼續地得到高名，認識了許多學者底朋友，幾乎凡是他所希望的地位都能得到，但仍然一種對於生命的完全底厭惡來到他的心裏了；沒有方法可以治癒他；並且就是到了今天那原因也不爲人充分地理解。我們只知道，當他正在一個死體上施行解剖手術的時候，他不意地割了他自己，其後他在很長久底時間內帶着血毒地臥在床上；並且就在這次病中，他決心於自殺。在右腿的膝下部，他割了他自己——大概是想使他自已流血到死。但是他的朋友們發現了這種意外；所以非常小心地看護着他，並且他們監視着以防止他再要謀害。但無論如何，他的腿是必要割斷的了——壞疽已經併發了。腿切斷了貝多斯並未致死；但是當他方能持着拐杖離開了病院，他便走到一家藥店去，並且以他是一個醫生的權力，他能買了多量的名爲「矢毒」的怕人底南美洲的毒藥。回到病院中，他吞了那藥品。第二天他被發現死在床上，身旁遺有一封信——一封極哲學底信，向他的朋友們告

別，但是所有關於他的煩擾與他自殺的原因完全沒有提。實在講，這封信讀着確像是一封論醫學事業的種種材料的普通底信。他死後，檢察他的文書，發現出來他曾經作了——只是爲快樂他自己——一些極驚異底文學作品的這種事實。詩人羅勃特布朗甯與其他有教養的人們對於這些遺品發生了興趣；並且在不多年之前，在戈斯教授的編輯下，成爲兩卷地發行了他的著作。這兩卷書在十九世紀文學中給了貝多斯一種幾乎無比底地位。貝多斯的主要作品是一篇戲劇，名爲「死的嘲笑書」。當作一篇劇底文章看，它是有很多缺點的；但是散在其中的抒情詩是具有特殊創造底美；還有這一類的其他作品也是存在於旁的形式中。當貝多斯是不美麗的時候，至少他也是驚奇地感印人；並且他在冷嘲底與恐怖底一類詩中——在古怪與貓惡中——特別地優秀。

這些恐怖底詩總是要成爲珍品的；大概他們將得着一個地位是像艾得迦波的一些詩同樣地大膽。但貝多斯在詩中所以能要求於極高底地位者，甯可說是因爲他的特殊地優雅與纖細底詩歌。這些中的兩篇我想很可以引用過來；因爲也就是在這種時刻他的作品是能得到大眾的注意，並且他的詩節中的一些，可以比成打的批評都能更多地表白他的自身於你們。

一般地承認他的抒情詩裏最美麗底是那篇名爲「夢的叫賣」的。

假若有夢來出賣，

你將選何種的購買？

有些是價值一個報死的葬鐘；

有些是一口高高底嘆聲，

那只能從生命的新鮮底王冠，

震落下一片薔薇葉。

假若有夢來出賣，

訴說那愛愁與歡快，

並且叫賣人還响着那鐘聲，

你將選何種的來買？

一所莊園，孤獨而寂寞，

近旁便有陰處，

朦朧陰影下，甯靜我的哀愁，

直到我死破。

從生命的新鮮底榮冠，

我極願，震落下一些寶珠。

假若夢是隨心地領有，

這最能醫治我的哀愁，

這是我所要買購。

(533)

比這些詩歌的微妙——這是使它們有名的——更不弱的，是它們中的魅人底哲學。你們不能太字句地理解這些詩歌。讓我們甯可假設這裏所說的夢是歡快——歡快只是在最深刻底意義時才是夢的，因為所有的愉樂全是易變的，並且妄想是像我們寢睡中的幻覺。但妄想它們的種種點上是極愉快底東西。設想我們能夠購買它們。我們若肯付代價時，我們可以買到許多東西。至於那些夢，我們只能以生命的代價買得到它們的，在我們未看到它們之前我們必須要死的。但是有許多旁的東西，我們可以很便宜地取得到——只要我們付極小痛苦的

(534)

代價。這位詩人說，生命只留給它這樣底希望——願意到一塊極寂靜底地方去居住，遠離人間，而接近於自然，在那裏他可以夢想着直到他死時。就是到了那時，他仍不能完全地幸福。但假若他能領有了這種願望，那將能最好地醫治了他的痛苦。第二詩節第二行中的“Bowers”(陰處)這個字，不是本字的古意義，——那是當作「婦人室」講的，而是現代底意義——夏時中在樹葉下一塊安息的陰處。

這下面的一首短小底戀歌——滿充着火花與閃光的字句，是多麼優美呀。

我愛過你多少次呢，親愛的？

告訴我那有多少思索

在大氣中

新到的年裏，——

「永常」的最後底花片

顯露了它雪白而黑色的時間，

我愛你這樣多底次數啊，親愛的。

我更愛你多少次呢？

告訴我那有多少珠兒

在銀鍊中

晚雨裏，——

從渦蕩底本體解繫

貫穿了銀星的眼目。

這樣多底次數啊，我更愛你！

(535)

「永常」在這裏所代表的，如「花片」美麗地暗示着，是當作年與日的驟雨或落雪；在這篇描像中，你們能夠以「黑色」或是黑時間來代表雪白底日子的陰影——如同一片雪花當着下落中負着它的陰影隨着它。第二詩節裏以銀珠的比喻來代表落雨的線，是越法更美妙了。「從渦蕩底本體解繫」，當然，是指着這種事實的，——所有的雨之泉源確實地是在於海。雨的線穿過了星星或是遊星的光，能夠極好地提醒了詩人那種從針孔穿過線的效果。你必須要注

(536)

意到所有這些想像是奇異而且新鮮；這種「奇妙」的特質在貝多斯的全作品中，充溢着。只是在現今，對於這位詩人的鑑賞漸漸增長起來；但是不久之後，極像是你們將要時常看到有人引用他的話，到那時你們會覺得對於他的這點點底注意沒有什麼後悔的了。

笑

魯 彥譯

保加利亞耐米羅夫作

他靜默而且不動的坐在石上，把肘靠在膝上，支着頭。他的旁邊有一個鉄製的十字架；他的週圍，在萎黃的草地中央。還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十字架從野草，野花和樹木中伸了出來，靜默地打着瞌睡。陰黑的天空高處飛着長鏈似的雁羣，從那邊，從大理石上面的一株大梅樹那邊，帶來了雀兒的叫聲，從遠遠的或處飛來了一種幾乎聽不見的羊羣的鳴聲。

他總是這樣的靜默而且不動的坐在石上，可以看得見他那支着頭的多毛的粗筋的手，一部分的前額和濃密的異色的眉毛。

安靜而且沉寂，在許多熟睡的墳墓的中央。

★

★

★

在這個躺在寬大的岩山間的又溼泥又污穢的村鎮裏，每年初秋有一個敲着尖利的鼓聲的馬戲班來到。馬戲班裏有一個專門使觀衆發笑的丑角。馬戲班未到時，全鎮就快活起來。鎮上有些人還記得，沒有幾年以前，正是這一個馬戲班，也是這一個丑角，曾經在這裏葬了一個女演員。但因為這事情不算很重大，大家已不再講起了。現在大家所講的是關於那個丑角，他能這樣神奇地使人發笑，他甚至從觀衆的眼裏擠出了眼淚。

這裏有一個墓地，在這個墓地的南邊有一個高豎着鉄製的十字架的墳墓。一些濃密的野草差不多伸到了鉄柵欄的尖頂，野草的上面顯露着十字架的上部分，那上面有幾個幾乎看不清楚的模糊的字母：伊材林娜。

於是立刻就使人明白，在這個墳墓裏休息着的是一個叫做伊材林娜的女人。但這個叫做伊材林娜的很像沒有一個親戚在這裏，因此她的墳墓常爲野草和荆棘所掩蔽着。但牠每年中有一次却改換牠的服裝。到了初秋的時候，有一個灰白了頭髮，戴着灰色的小帽的人到這裏來，走進柵欄，細心地拔去了所有的野草和荆棘。於是泥土變成了新鮮而且鬆軟，墳墓變得非常的新，好像牠的居客是一個新的一樣。隨後這個人站起來，凝視着那名字。他高長，非常瘦削，棕紅色。他的鬍鬚剃得很光滑，因為他的面上起了縐紋，下顎有點前伸，因此他很

像一個老年的女人。憑他的黑色的，火一般的眼睛和美麗而正直的鼻子，可以推測出他從前是一個美麗的人。

他呆木得像一個釘住着的雕像，望着那名字；他的面上顯着凝思的神情，他的眼睛變得深沉而且憂傷的模糊。

橫過七年的堅實的生活的鏈子，他看見了一副玫瑰色的圓面孔，披着假髮似的灰白色的鬚髮，一對安靜的藍色的眼睛，長的睫毛，顯露着有點稀疏的白色的牙齒的微笑。隨後他看見她穿着緊身的衣服，騎在黑馬佐利身上，聽見她的孩子似的叫聲：「阿來夷，呵潑耳雅，呵潑耳雅，呵潑耳雅！」於是佐利和伊材林娜便在圍場中狂風暴雨般飛馳起來。佐利急喘着氣，伊材林娜的鞭聲和驕傲的不息的「阿來夷，阿來夷」融流着。他站在後台，在紅幕的隙間窺看；他的心恐懼得撞了起來，神經緊張起來，頭痛了起來……最後佐利停下來，帶着伊材林娜離開了圍場，伊材林娜遠遠的對觀衆送着吻。

就是這樣的沉入在美麗而恐怖的過去，他坐倒在石上，把肘靠在膝上，支着頭，默想着伊材林娜。

爲什麼伊材林娜不愛這個活潑而美麗的男子，只有上帝知道。在整整的四年中，自從她

來到這個馬戲班裏以後，他堅決地等待着她的恩寵，他甚至沒有一刻不幻想着，他每天都看見她在他的身邊，他顯然是很滿意的，因此他極其耐心地等待着她的愛，但雖然這樣，伊材林娜從來不會對他微笑過。她只愛惜自己的美和青春，喜歡那些求情的事，願意生活在馬背上，如同一個真正的天真的孩子一般。只有那一個西班牙的耍球的魔術家常用他的冷淡的神氣使她興奮，但這雖使她比較的注意他，也不過是因為好奇罷了。

伊材林娜的日子就是這樣的過去着。她沒有估計這個丑角的痛苦，他的非常的溫柔一點沒有被她所注意。甚至這事實，他們倆同是馬戲班裏數國人中僅有的那威人，也沒有觸動她的感覺。然而有一天晚上，他對她說了。這事情發生在後台，當他照着舊式的樣本塗着丑角的面孔，預備上台的時候。那些演技的人都在圍場裏，她穿着藍色的衣服，坐在椅子上，隨便的放射着她的天真的眼光。

他站到她面前，面上塗着粉，頭上戴着可笑的帽子，感動地說了起來。他訴說他的苦惱，他的十年中從這裏飄泊到那裏所感覺的孤獨，他的無邊的痛苦，他的愛。於是那種熱烈的欲望，在每一個愛着女人和痛苦着的人的胸中所鼎沸着的，在他的靈魂裏發光了。

但當她毫不關心地聽着他的時候，她的面孔忽然變得快樂了，她開始大聲的笑了起來。

「你說，你說，」她叫着說，露着天真的微笑。

「這使你快樂嗎？」他痛苦地問。

「你很能使人快樂……看看你的面孔吧，牠是什麼樣的可笑呵。」

他沒有發氣，只在自己的面前揮了一揮手，走進圍場去，那裏的觀衆帶着快樂的笑聲迎接着他。

他們從這裏飄泊到那裏，重覆着他們的艱苦的日子。他不息地對她揭露出自己的愛衷，但伊材林娜永久是這樣的固執，不愛他。

但一天晚上，發生了預感的奇蹟。那匹太敏活的馬佐利，當牠帶着伊材林娜在場中疾馳的時候，很像是精力爆發了，用着全力飛跑起來。他，不息地在隙洞裏望着的，看出伊材林娜失了鎮定，在馬上幌搖了。這時他從後台跑了出來，已不能救那危險，佐利已經把美麗的騎者擲到地上了。

他用他的兩手搶了她，把她像孩子似的抱了回去，但她已半生半死，她的頭往後拖着，她的一隻手的關節流着血。他把她從這裏抱到那裏，跑着，恐怖地高聲的哼着，搖着手。

第二天夜間她在醫院裏睜開了眼睛。他站在她旁邊。

他看着她的燻一樣白的將死的戰慄的面孔，看着她的急促地疼痛地跳動着的胸脯，聽着警告着不久即將斷氣的短促的呼吸……

伊材林娜快要死了……在可怕的痛苦中浮游着，爲藍色的圓圈所圍繞着的眼睛，漸漸失了光，變得奇怪的，玻璃的一樣，額上起了皺紋，兩唇模糊地低語着。

他跪在床邊，也模糊地低語着。他的面孔在祈禱。他知道伊材林娜即將死去，知道地上的一切都將隨着死去。

她微微動了一動，她的眼光凝集在他身上。無力的微笑使她的面孔發出光來，她的嘴唇低聲的說着：

「你還愛着我呵……」

他戰慄了起來。她用力掙扎着，伸出手來。他的兩手搶了她的手，嘴唇緊緊地吻着。

他請求她說出他整整的四年中想思地想聽見的話。她告訴他說，現在，當她躺在垂死的床上，沒有誰希望在她身上失去時間的時候，當她看見他的靈魂中的痛苦的光的時候，當無邊的悲哀主宰了他的眼睛的時候，她的心中只感到了他的愛。

於是在這頃刻間，悲哀離開了他的面孔，牠露出了驕傲的神情，額上發起光來，嘴唇戰

(541)

(542)

慄着，在眉毛的上面顯現了偉大的思想的縐紋。

他撫摩着伊材林娜的蠟一般的小手，吻着，他的整個的血液裏感覺到了他的富有。在他看起來，她現在不會死了，因為死是不能戰勝愛的；她不會死，因為上帝知道他是怎樣的愛她，免得他毀壞他的幸福。

他看見她的痛苦也漸漸平靜了起來。她從垂死的痛苦的幕中望着他，愛撫着他的長久地被侮辱的靈魂。

「伊材林娜，伊材林娜，」他低聲的說，「我們是飄泊者，伊材林娜。我們從這裏到那裏，遠離了我們神聖的祖國，飄泊着去使人們快樂，使人們驚異，免得我們餓死，凍死。我們到處做着異地的賓客；人們的愛沒有加到我們的身上，因此我們什麼也沒有，在這世上絕對地什麼也沒有。這就是我爲什麼這樣的希望着你，我的親愛的伊材林娜。」

黎明時，她噓出了最後的一口氣。他站在死屍的旁邊。他的眼睛橫過思想的肉體望着她，在低垂的眉毛下發着尖銳的光。沒有憂傷侵擾他的心，也沒有眼淚從他的靈魂裏湧出來，只有沸滾的愛情的火焰燃燒着他的胸懷，愛比永久還長久，彷彿比上帝還有力。這就是他的不幸的整個的恐怖。

伊材林娜顯得雪一樣的白，僵硬的躺在死床上。雖然她的胸裏已斷了呼吸，但他的嘴唇還在繼續地對她低語。

他對她說，人生在他沒有意義了，但他要活下去想念她。他將再從這裏到那裏的飄泊，他將重覆着他數年來重覆着的生活，他將維持着他的生活去想念她。他不願意死去，因為墳墓裏是黑暗的，那裏沒有伊材林娜。

人家埋葬了伊材林娜。這一天裏佐利可怕的嘶號着，搖着他的美麗的頭，蹬着他的強有力的蹄子，在牠周圍掘着地。牠的叫聲飛到很遠的地方，也非常的可怕而且感人。

馬戲班重又從這裏到那裏去；往常的日子又一一開始了。尖利的鑼鼓聲又響了起來，四處飛着；年青的意大利人演着可怕的蹩跳；西班牙人和平常一樣的冷淡地丟着他的球；兩個騎者在場中繼續着狂風暴雨般的飛馳；——都和從前一樣，彷彿不會發生過什麼事情。

他的丑角的才能愈加長進起來，帶着加倍的經驗，使觀衆發着笑。但在他的眉毛中間起了兩條深刻的皺紋，他的前額陰黑了。他的眼光嚴厲而尖銳的凝注着，現出這樣的神情；好像他在想着完全於他的生活無關的事情。他靜默着，只在他走到觀衆面前，纔張開嘴唇來。

每天晚上，他重覆着他的表現，他用白粉塗着面孔，用紅粉搽着鼻子，在前額上畫了一

(544)

個十字架，嘴邊塗了兩條長的紅線，好像張大着嘴在微笑，隨後穿上一件大鈕扣的白衣，戴上長的可笑的帽子，走到觀衆面前去。

他忍着笑，開始講了起來，有一天他怎樣的走到剃頭店裏去，却誤入了女人的浴室裏；「王召我去吃午飯……」但笑脹破了他的肚子，他盡着所有的力笑了起來，隨後他想止住笑，而笑又來到了。於是他使用他整個的靈魂笑了起來。他大笑着，搖擺着，按着肚子，笑總是止不住，從他的胸裏強烈地湧了出來。觀衆起初發出快樂的叫聲，隨後全場就起了雷似的笑聲。數百個觀衆的面孔起了紅色，皺摺起來，每一個的嘴都大大的張開了，眼睛裏充滿了眼淚，頭和手的攢動以及昏亂的叫聲擾亂了平常的次序，全場紊亂了。

隨後他請求他們讓他回去，明天晚上再繼續講故事，因為他希望安靜一點。

於是在擾攘的叫聲和掌聲中，他回到了後台，坐倒椅上去休息，隨後他洗了一洗面孔，去睡了。

在街上，沒有誰能夠猜到，這一個低低地戴着小帽，豎着可怕地兇惡的眉毛的人就是那個統治着數百個觀衆，用他的笑聲迷醉他們的魔術家丑角。

他從這一個馬戲班轉到那一個馬戲班，每年叫他加入的馬戲班到那個最能賺錢的鎮上

去。那些奏技的人們不曉得他爲什麼這樣固執地邀他們，都隨着他來到了他的第二祖國。在這裏，他感覺到了愛與恨，喜悅與憎惡。

一到這地方，他就祕密地跑到墓地裏，掃清了伊材林娜的墳墓。拔去了野草，鬆散了泥土之後，墳墓便變成了新的，他的記憶也變成了新的。那些記憶離開了情感與思想的厚的面幕，清楚地顯現了出來，彷彿那事情是在昨天纔發生一樣。他看見她坐在佐利的溫柔的腰上，狂風暴雨般飛跑着，勝利地安靜而且微笑，他又看見她手枕着頭睡熟着，他又看見她隨時的情形，隨後便來到了醫院裏的美麗而可怕的圖畫。

這種種從他的想像中過去後，他便開始低語起來，彷彿他相信她在聽着他的話。

「你覺得怎樣，伊材林娜？好嗎？很好嗎？謝謝你……」隨後他慢慢地繞着墳墓，用手巾拭去了十字架上的灰塵，加上說：

「世界一點沒有改變呢，伊材林娜。人們仍是這樣，如同你丟開他們的時候，就是在我的後面，他們也仍會這樣的。我現在比從前笑得更好了……你喜歡這樣嗎？不嗎？呵，伊材林娜，怎麼辦呢？你知道，我是爲你而活着的。」

隨後他低下頭，默想着站了許久。

「我今年也只能在這裏耽擱一個星期……你願意更長久一點嗎？呵，我病了。我的太陽，我在這裏完全笑得病了。」

說完了這話，他又低聲的說一聲「再會吧」，便離開了墳墓。

到了晚上，故事又照樣的重覆了起來。但在這裏，在伊材林娜的骨頭和精靈所居住着的地方，他不安地而且不能睡眠地過了六夜，第七夜便發生了在別的地方不常發生的事情。

當他用胸中吹出的氣笑着的時候，久已萌芽的憎惡的情感便從他的靈魂的深處，從喉嚨裏，從舌頭裏湧了出來。這情感漸漸大了起來。充滿了他的靈魂，迸發在昏亂的輕蔑的笑聲裏。他望着那些皺摺的面孔和那些討厭地張大着的嘴，愈加強烈地笑着，因為他的面孔化了裝，掩住了真正的面貌，觀眾一點也看不出什麼。他們只是在昏亂的癡孽中叫着，搖蕩着，流着眼淚望着他，他在觀眾的身上噴着可怕的笑聲，笑聲裏沸滾着輕蔑，憎惡，咒咀和狠毒。他笑着，他的連現在也沒有一顆明亮的火星的整個的過去，他的從青春到現在充滿着無間斷的笑聲的所有無窮盡的日子，現在都冒着火光在他面前顯露了出來，在他的興奮的靈魂裏充滿了他獨自所能聽見的叫聲。他咒咀着他的日子，哭着他的悲哀的生活。在這輕蔑的情感裏，他看見那些所有的觀眾在怎樣張大了嘴，形成了一個千首的妖怪，這妖怪在用千百個綠

色的眼睛吮吸着他的靈魂的最後的生動的精液。

於是他盡着最後的力量幌搖到後台，撲倒在椅子上。但在這裏也繼續着笑聲。牠已自然地從他的胸裏湧了出來，無法而且無力的湧着。他仰着頭，沉陷在痛苦的病中，空氣迅速地流出了他的胸口，無窮的眼淚從他的眼裏流出來，融化着臉上濃硬的粉。

第二天，當一切都已預備好可以走路的時候，他到伊材林娜那裏去告別了。

他朝着靜默的十字架微笑着，低聲的說了起來：

「我要走了，伊材林娜。昨天又和往年一樣的，我對觀衆發氣了。請你原諒我的不是，但想一想我一年中只能看見你一次，想一想這是多麼的苦惱吧！」

隨後他繞着墳墓，拔去了野草，拭去了十字架上的灰塵，沉思地微笑着。將近午間，他低下頭，舉起帽子，低聲的說：

「再會吧，伊材林娜，我們明年再見吧。」

於是他走了。他的低垂的頭回過來了好幾次，最後便隱沒在山崗的背後。

★

★

★

就是這樣的，他不動地坐在石上，眼光凝視着遠處。右邊，在一株乾枯的樹旁，這時來

笑

(548)

了一匹吃草的紅馬，緩慢地幌着尾巴。在這山峽的後背顯露着救火會的塔和工廠的煙囪。

他望着馬，對牠微笑着，彷彿想到了什麼，隨後他的眼光轉向遠處望去。他的瘦削的露骨的面孔許久許久地露着呆木的神色，彷彿在某一處天邊重現了一種很久很久所幻想着的什麼似的……但是眼光帶着睡眠的無力又離開了那裏，他的面孔重又變成了和平時一樣的陰暗而且神祕。在這荒涼的墓地的沉寂中有一種東西比幻影更其有力，因此幻想和夢一樣的透明而且容易消滅……爲什麼要幻想呢？

從某處的兵營中吹來了號角的聲音，山崗背後飛馳着一個騎兵，塵埃像雲似的在他後面捲着。如同每天一樣的沉默，長的送葬的隊伍走進了墓地的門，緩緩地在小徑上走着，走向一個新的墳墓去。

★

★

★

耐米羅夫(Dobri Nemirov)於一八八二年生於Ruska，爲現在保加利亞代表作家之一。他是一個寫實主義者，心理分析者，也是一個深懂女人的靈魂的作家。在世界語「保加利亞文選」中，耐米羅夫的作品只有這一篇，但在所有的作品中不能不說這是最動人的一篇了。

譯者附記。

東京的最後幾葉

無痕

(五)

「這回可是真的像要走了！喂！××！你的好朋友已來找過你了！她說：今天下午或是晚上再回來送你；這是昨晚她要我告訴你的，現在她去看她的弟弟去了」。

「呀！那不是要害她由這里到福島再回來多跑一次了嗎？真是不湊巧，那末她一定是沒接到我給她去的信；不然，她不會由京都跑到這里來了。我會說要到她那里轉一轉方回去的呢」。

我暫時放下了手裏正包紮着的書籍，心裏感着抱歉的情緒，眼望着剛進來的「」回答她的話。她也睜圓了那雙桂圓核似地小眼睛向我、着，一面隨便伏身便坐在疊上又向我問道：

××！你能夠在國內替我留心到一點事作嗎？你回去究竟打算做什麼事呢？

「最近曾接到一位朋友的來信說？上干某中學要請一位音樂教師，你如願意，我可以介紹。怎末樣；你看這條條件還可以麼？」

我一面說着便從一束舊信中抽出了一封信來遞給她。她略看了一看便笑着說道：

「我不想作這種無聊的事，如果是哪里請我去作校長倒還可以！」

「那末你不是正可以去嗎？你還沒看清楚嗎？那信末不是還汗有一行說：『湖南某女中學

要請一位能任校長或主任的人材』嗎？」

我隨手將信又攤開在她面前，行出那一行小字來給她看。她祇是搖頭着說：

「我想的也不是這種事，我看還是我們自己來開辦一個藝術大學罷！」

「我不敢譚此，而且我覺得國內的大學是太多了；中小學却又似乎是太少了」。

「總之，我并想不到什麼無名的學校裏去幹教書的事，起碼也要是個數一數二的學校裏要我去，而且我總在想能夠佔個校長地位方滿足我的慾望。之喂！你難道就穿了這身衣服上車嗎？」

「我不穿這衣服穿甚麼呢？旅行的時間有好衣服也還不是去替人做擦布，況且我也沒有什麼好衣服可以出風頭」

我說了這話看她似乎很無聊似地，心裏雖有點覺得抱歉不能多應酬她；手中却又不知不覺地在幹我自己的工作了，她起身向外走去，又回頭說道：

「晚上我們車站再見罷！」

「何必客氣呢？」

我口裏這樣說着，說裏還是覺得有點對不起她，但是我的時間和精神已不容我不這樣作。這有什麼法子呢！人事是祇能這樣敷衍的。不敷衍時別人就會怪你驕慢了。社會上的許多事，都是要這樣去學習得來的。阿！我現在自己已直覺的感得有，不得不學習這門功課的必要了。

午後正在洗澡，已聽得門口有人在問我在不在家，沒等下女來叫已知道是自福島回來的L，忙着好衣服走出浴室跑上樓來，L正坐在隔壁H的房裏替我在一縫個要寄給西京的L的舊衣包。她倚壁坐在太陽光線中，雖然這時天氣已差不多嚴冬，她依然還着了那件我們初次會面時她所着的舊呢夾袍，臉上滿浮了她平時具有的溫和微笑，態度從容的向我說道：

「我特地跑來留你到我那里去玩幾天再走，我是難得有空的；你也是忙人，此後的會面又不知在幾時，你聽我的話到我那里去玩幾天罷！」

「我又何嘗不想到你那里去呢，但是你已來了，我想就這樣譚譚算了罷！勞人傷財的還跑甚麼呢！而且你也太累了，倒是在這里多休息一天回去的好！」

她見我這樣說時臉上稍現了躊躇的樣子，略停了一會兒方說：「那末再同到神田去買一次書籍畫片罷！」我很快的應許了她，便急急忙忙收拾好一切同出了宿舍。

在電車中她向我微笑着說：

「我差不多已成了鄉下人，今天穿了這很厚的太衣，真是太熱了；但在京都却早已下過雪，那方面真的很冷呢！昨天一跑到此地已知穿了牠是太熱了。」

「你在那裏很忙罷！怎地到這時方來呢，不是早已放假了嗎？」

「久居鄉僻，沒等放假，就想跑來看你了。哪里！前天才放假呀！」

我一面聽着她那細微恬靜的說話聲音，一面心下想着，若是祇聽見她的談話和態度，真的不會使人料到她是一位游歷了幾國的理學研究家。她這種親昵和麗的外觀表現，倒有點像個藝術學者。

到了目的地，我祇是愁着袋裏的錢要用盡，僅只選了幾張畫片預備回去送人用。她却選了一大堆，又買了些別的書籍，兩人的脅下都夾了很重的紙片和書籍，又跑到三越去買了一個氈子，是替她弟弟預備的過冬用的壓脚被。走出了三越沿路還買了點零星雜用東西。到了電車站上，她忽然笑起來說：

「這鬍子爲什麼不叫三越的店員送到寄宿舍去呢？爲什麼要累累贅贅地自己來拿呢？真是太笨了」。

她一面說着就想再回到三越去，我急忙拉住她說：

「現在已走到車站上，車一來便可以上車了，這時如再折回三越，你像是該多麼喫虧，這一段路倒不是要比由指個谷町電車站到宿舍還遠得多麼？如果那模樣做了，回去給她們知道，可就握不住她們的嘴要笑你是理學博士的計算法了呢」。

「哈哈！哈哈！……真的太不合算了嗎？」

「一直在電車中我還在笑她的算法，她自己也覺得這失算越想越可笑了，末了她却怪起我爲什麼也沒想到那時叫店員送去的事來了。可是真冤枉，我又哪里想得到在出了三越以後她又會再買上那麼許多累贅東西呢？」

(六)

在那樣黑暗的廚房裏，圍了一圈人，吵叫開飯，只聽見一個山東口音的廚子，口裏夾七雜八的用着中日合璧的話在答應；「就來，就得了，這裏是二人的！那裏是二人的！」一路追

隨了這喧吵的聲音，我也拿了碗筷走到食堂裏去。L又特意買了些肉，親自炒了油免絲來，亦坐在一起會餐，可是大家都喫得極忙亂，這是受了下女說自動車已來了的影响。

我的身子已坐在自動車中，耳中還應接不及的都是許多「再會！再會！」的聲音，車輪已在展動了！我祇是毫無意識地望着經過的路傍那些店面招牌和電燈。心想，「這總算是真已走了，走了！原來我也曾有一次這樣怕旅行的情境的表現。這真可以使我自已又覺悟了一樁缺點」。車行的非常快，風也就從閉不嚴的窗縫裏直冒了進來。坐在我左邊的L問我有沒有帶手套，我舉起右手來給她看，同時又說道：

「這不是你方纔送我的一副嗎？那副舊的早已被我收進手提箱裏去，本來已不想帶，因為你給我的新的沒處放，只好暫時且套在手上，却想不到這時正好用着牠，這可真值得重重的謝謝你這臨別贈品了。H坐在對面眯細了眼睛笑望着我右面的V說：

「怎地不作聲呀？她終於還不是走了！還不是給我猜着了，她是要回到上海去看她的朋友去的！」

V也祇報以微笑，却並沒開口大家都沉默着約過了廿分鐘；忽然我感覺得一陣頭暈，登時眼前一片燈光耀來，方又回復了平時的呼吸。

人生大舞台的幕，接連不斷地老是揭不完，捲起了一幕，又現出了一幕；纔過去一場，又來了一場？我對於這各種各樣的幕景，看得有時覺得是頭昏眼花；有時却又感覺着興味濃厚。「噢！這一幕又成了過去了，此後的開始呢？」我現在就如戲院中的座客正逢着了休息時的情緒一樣，睡在船艙裏的氈子上，兩眼望了腳邊放着的茶具，毫無注意的只是這樣糊裏糊塗的想。

忽然間大風來了，呼呼地直從稍遠的那方一個圓窗孔裏吹了進來。睡在我傍邊的一位夫人用手招呼着剛走進來的日本茶房說：「喂！你把那扇窗去關一關」什麼？本來已開在那裏，爲什麼還要開？「哼！我叫你去關你就去關好了！還要多說什麼？哼！你們這種下等人又要想欺我們中華民國人嗎？真是可惡！到了上海，你不要再想我給你一個酒錢」。『我聽不懂你的日本話，我去叫了中國茶房來罷』——臨走出去時他又笑了笑望着她說：「我懂了！你是要關窗，但却說錯了要開窗，你倒又說了一大堆話，我們不會欺人的，你放心！哈哈」！這茶房末了的幾句話一說出，引得全艙的人都哄笑了，我也禁不住看了她一眼心下想

道，這裏面老是人聲嘈雜的還不如走到上層去吸點海風。剛一想到就拿了圍巾跑出艙來，扶了梯子走到上面；恰巧欄杆傍邊僅只有兩三個人。我心裏先覺得清楚了許多，再加上冷風一陣陣地吹來，頭腦越覺清明了。海面是鏡一般的平，並沒有多大的浪花。天空也祇有幾片粉紅色的薄雪正在游行。雲的形像就如幾個半身側面的人影子似地，慢慢地聚攏了連成一片大旗似地；又拉長了漸漸地變成了一條腰帶。不知怎地，當時我的腦中又展開了前晚在東京驛的一幕來了。在L和H她們的背後遠遠地在月台上站着兩位日本女子，兩位中國男子，遙遙地依稀看得見她們的微笑，可是就是在緊傍着車窗的H她們也很沉默的沒有一個人開口。忽然間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什麼地方來的一片雄壯的歌聲，鬧得所有的人都慌了起來，我趕着再向車窗口去看時，已看不見一個認識的人，祇有那許多許多的五光十色的大小旗幟，和一排排的人頭，費了許多氣力時間去探望打聽，結果方知是他們所謂大帝國的人民在歡送他們被徵送到我國來的兵隊。他們的隊伍歌聲已停止，我再想探出頭去——她們的影蹤時，車輪已向前展動了。「呀！五光十色的旗幟，一排排的人頭，這時候的神氣，真是雄壯極了。以後呢？以後也許不久就如今日這般被送者一樣地去作犧牲品罷」？我這時候模模糊糊地腦中又起了這一個念頭。

論智識販賣所的夥計

梁遇春

「每門學問的天生仇敵是那門的教授。」——威廉·詹姆士

智識販賣所的夥計大約可分三種：第一種是著書立說，多半不大甘心老在這沒有多大出息的店裏混飯，想到衙門中顯顯身手的大學教授；第二種是安分守己，一聲不則，隨緣消歲月，的中學教員；第三種是整天在店裏管管——

用做招待星期講演的學者（那就是比他們高兩級的著書立說的教授，）的小學教員。他們先去，樂雖也各各不同，他們却帶有個共同的色彩。好像錢莊裏的夥計總是現出一付勢利面孔，旅館裏的茶房沒有一個不是帶不道德的神氣，理髮匠老是愛修飾，做了下流社會裏的花花公子，以及個個汽車夫都使我們感到他們家裏必定有個姘頭。同樣地，教書匠具有一種獨有的色彩，那正同殺手臉上的橫肉一樣，做了他們終身的烙印。

糖餅店裏的夥計必定不喜歡食糖餅，布店的夥計穿的常是那價廉物美不美的料子，「賣扇婆婆手遮日」是世界裏最普通的事情，所以智識販賣所的夥計是最不喜歡智識，失掉了求知慾望的人們。這也難怪他們，整天弄着那些東西，靠着那些東西來自己吃飯，養活妻子，不

(567)

管你高興不高興，每天總得把這些東西照例地說了幾十分鐘或者幾點鐘，今年教書復明年，春恨秋愁無暇管，他們怎麼不會討厭智識呢？就說牠是個絕代佳人，這樣子天天在一塊，一連十幾年老是同你卿卿我我，也會使你覺得膩了。所以對於智識，他們失丟了孩童都具有的那種好奇心。他們向來是不大買書的，充其量不過把圖書館的大本書籍搬十幾本回家，擱在書架上讓灰塵，蠹魚同蜘蛛來嘗味，他們自己也忘却曾經借了圖書館的書，有時甚至于把這些書籍的名字開在黑板上，說這是他們班上的學生必須參考的書，害得老實的學生們到圖書館找書找不到，還急得要死；不過等到他們自己高据在講台之上的時節，也早忘却了當年情事，同樣慷慨地騰出家裏的書架替學校書庫省些地方了。他們天天把這些智識掛在攤上，在他們眼裏這些智識好像是當混沌初開、乾坤台三三三！乍作能道必亦想到這些智識是古時富有好奇心的學者不惜萬千的艱苦，虎穴探子般從「自然」手裏奪來的。他們既看不到古昔學者的熱狂，對於智識本身又因為太熟悉了生出厭倦的心情，所以他們老覺得智識是冰冷冷的，絕不會自己還想去探求這些凍手的東西了。學生的好奇心也是他們所不能了解的，所以在求真理這齣的捉迷藏戲裏他們不能做學生們的真正領袖，帶着他們狂歡地瞎跑，有時却還免不了澆些冷水，截住了青年們的興頭，願上帝赦着他們罷，阿門。然而他們

一度也做過學生，也懷過熱烈的夢想，許身子于文藝或者科學之神，曾幾何時，熱血沸騰的心兒停着不動，換來了這個二月無光的冷淡臉孔，隱在白亞士後面，并且不能原諒年青人的狂熱，可見親身經驗是天下裏最沒用的事，不然人們也不會一代一代老兜同一的愚蠢圈子了。他們最喜歡那些把筆記寫得整整齊齊，伏貼貼地聽講的學生，最恨的是信口胡問的後生小子，他們立刻露出不豫的顏色，彷彿這有違乎敬師之道。法郎士在「伊壁鳩魯園」The garden of Epicurus 裏有一段譏笑學者的文字，可以說是這班夥計們的最好寫真。他說：「同學者們稍稍接觸一下就夠使我們看到他們是人類裏最沒有好奇心的。幾年前偶然在歐洲某大城裏，我去參觀那裏的博物院，在一個保管的學者的領導之下，他把裏面所搜集的化石很驕傲地，很愉快地講述給我聽。他給我許多很有價值的智識，一直講到鮮新世的岩層。但是我們一走到那個發現了人類最初遺痕的地層的陳列櫃旁邊，他的頭忽然轉向別的地方去了；對於我的問題他答道這是在他所管的陳列櫃之外。我知道魯莽了。誰也不該向一個學者問到不在他所管的陳列櫃之內的宇宙秘密。他對於牠們沒有感到興趣。」叫他們去鼓舞起學生求知的興趣，真是等於找個失戀過的人去向年青人說出戀愛的福音，那的確是再滑稽也沒有的事。不過我們忽略過去，沒有下一個仔細的觀察，否則我們用不着看陸克，賈波林的片子，只須走

(570)

到學校裏去，想一想他們幹的實在是怎麼一回事，再看一看他們那種慎重其事的樣子，我們必定要笑得肚子疼起來了。

他們不止不肯自備了斧斤去求智識，你們若使把什麼新智識呈獻他們面前，他們是連保也不保的，這還算好呢，也許還要惡罵你們一陣，說是不懂得天高地厚，信口胡談。原來他們對於任何一門智識都組織有一個四平八穩的系統，整大在那裏按章分段，提綱挈領地說出許多大大小小的系統來。你看他們的教科書，那是他們的聖經，是前有總論，後有結論的。他們費盡苦心把前人所發現的智識編成這樣一個天羅地網，煉就了這個法寶，預備他們終身之用，同子孫百世之業。若使你點破了這法寶，使他們變成爲無棒可弄的猴子，那不是窮極的事嗎？從前人們嘲笑煩瑣學派的學者說道：當他們看到自然界裏有一種現象同亞里士多德書中所說的相反，他們甯可相信自己的眼看錯了，却不肯說亞里士多德所講的話是不對的。智識販賣所的夥計對於他們的系統所取的盲從固執的態度也是一樣的。聽說美國某大學有一位經濟思想史的教授，他所教的經濟思潮是截至一八九〇年爲止的，此後所發表的經濟學說他是毫不置問的，彷彿一八九〇後宇宙已經毀滅了，這是因爲他是在那年升做教授了，他也是在那年把他的思想鑄成了一篇隻字不能移的講義了。記得從前在北平時候，有一位同鄉

在一個專門學校電氣科讀書，他常對我說他先生所定的教科書都是在外國已經絕版的了，這是因為當這幾位教授十幾年前在美國過青燈黃卷生涯時是用這幾本書，他們不敢忘本，所以仍然捧着這本書走上十幾年後中國的大學講台。前年我聽到我這位同鄉畢業後也在一個專門學校教書，我暗想這本教科書恐怕要三代同堂了。這一半是慣性使然。在這販賣所裏跑走幾年之後，多半已經暮氣騰騰，更那裏找得到一股精力，翻個斛斗，將所知道的智識拿來受過新陳代謝的洗禮呢！一半是由於自衛本能，他們覺得他們這一套的智識是他們的惟一壁壘，若使有一方樹起降旗，歡迎新智識進來，他們只怕將來喧賓奪主，他們所懂的東西要全軍覆沒了，那麼甚至於影響到他們在店裏的地位。人們一碰到有切身利益的事情時，多半是只瞧利害，不顧是非的，這已變成爲一種不自覺的習慣。學術界的權威者對於新學說總是不厭極端詆毀，他們有時還是不自知有什麼卑下的動機，只覺得對於新的東西有一種說不出的厭惡，也是因為這是不自覺的。惟其是不自覺的，所以是更可怕的。總之，他們已經同智識的活氣告別了，只抱個死沉沉的空架子，他們對於新發現是麻木不仁了，只知道倚老賣老地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白聖使他們的血管變硬了，這又那裏是他們自己的罪過呢？

笛卡兒哲學的出發點是「我懷疑，所以我存在」；智識販賣所的夥計們的哲學的出發點

(572)

是「我肯定，所以我存在。」他們是以肯定爲生的，從上上講台一直到鈴聲响時，他們所說的全是十三分肯定的話，學生以爲他們該是無所不知的，他們亦以全知全能自豪。「一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所謂好爲人師就是喜歡擺出我是什麼都懂得的神氣，對着別人說出十三分肯定的話。這種虛榮的根性是誰也有的，這班夥計們却天天都有機會來發揮這個低能的習氣，難怪他們都染上了誇人狂，不可一世地以正統正宗自命，覺得普天之下只有一條道理，那又是在他掌握之中的。這個色彩差不多是自三家村教讀先生以至于教思想史的教授所共有的。懷疑的精神早已風流雲散，月去星移了，剩下來的是一片慘淡無光，陰氣森森的真理。Schiller說過：「只有錯誤纔是活的，智識却是死的。」那麼難怪智識販賣所裏的夥計是這麼死沉沉的。他們以販賣智識這塊招牌到處招搖，却先將智識的源泉——懷疑的精神——一筆勾銷，這是看見母雞生了金雞子，就把母雞殺死的辦法。他們不止自己這麼武斷一切，并且把學生心中一些存疑的神聖火焰也弄熄了，這簡直是屠殺嬰兒。人們天天嘆道天才沒有出世，其實是有許多天才遭了這班夥計們的毒箭。我不相信學了文學概論，小說作法等課的人們還能夠寫出好小說來。英國一位詩人說道，我們一生的光陰常消磨在兩件事情上面，第一是在學校裏學到許多無謂的東西，第二是走出校門後把這些東西一一設法棄掉。最可惜的就是許多

人剛把這些垃圾棄盡，還我海闊天空時候，却壽終正寢了。

因此，我所最敬重的是那班常常告假，不大到店裏來的夥計們。他們的害處大概比較會少點罷！

飽話半打(有序)

終一

秋後，同居的朋友都分散了，全院只剩了我一個人。每天除了掃落葉，做飯，看報以外，別無他事。委實的，所謂家常便飯，柴米油鹽醬醋茶諸事，我知道的很清楚了；我儼然如同一個主婦——男扮的主婦。

譬如罷，我告訴你們：家常便飯，就是首先要清淡素淨的意思，無須到「便宜坊」去買鴨子；也無須到「稻香村」去買金華火腿，炒黃瓜片，加一豆腐湯足矣。此外，如柴，自然要乾的，免得生不着。如米，自然要多淘一淘，煮出飯來才好喫。如油，裏邊千萬不要落進水星子，否則炒菜時要炸得不休，自己喫苦子……又譬如爛飯罷，要時刻留神，不然就落下一大塊焦鍋疤。粥將開時，也必須迅速地揭開蓋子，以免沫子漫出來……等等，等等。

一天的三分之一，幾乎都是立在爐前和鍋邊，我哼不出詩，我念不到文章，我也夢想不到巴黎，夢想不到盧森堡公園，夢想不到萊蒙湖畔……

我喫的是家常便飯，肚子裏自然沒什麼魚，什麼肉；也沒有油滴滴的肥鴨子，也沒有紅鮮鮮的火腿。晚餐，僅只是拚命地喝粥；因為貪喫一點小菜的原故，肚子喫得漲了，還要用粥湯來沖刷鹹得難耐的口齒，於是，我的肚裏也好像沸騰了似的，要漫了似的，幾點鐘幾點鐘地不舒服；有時甚至於自己對着燈講起胡話來，時而搖頭，時而晃腿，時而濡筆寫了出來——這些東西的下生，推究其故，則不外喫多了粥要漫漾的迫使罷了。和人家的漫話或自謙而稱爲漫話的漫話，實在不敢媲美，謹依實際的來源，名之爲飽話；其數六，恰半打也。

十月二十三日

(一) 逆

中國的逆，大約是太多了，也許數不消數目，道不出名子來。他的特徵，就是廣續的，不斷的，或者叫他連串的也可以。

我們住所的附近，有一個機關，幾年前我曾看見許多「老鄉」們，手裏拿着紙或薄布一類的小旗子，上邊寫着討逆軍第×師第×旅第×團第×營……招兵……

那個機關的門外，也是高高揭揚着一塊像輓聯似的白布，寫着：

「討逆軍第×師第×旅第……辦公處。」

光陰從來過得是怕人的，幾個月的中間，那塊白布，早已被風雨打得像一塊抹桌子的穢布了，再不出字來；生人也就不知道這裡到底是作什麼的了。像我，自然是知道這裡是討逆的辦公處；因為那塊白布上的黑字，不知在我眼裏映過多少次了。

自然，我慶祝着，中國的逆，也像風雨過後了；天下是澄清的，甯靜的……

但，爲證明了我今日的定理，那個機關的門外，不久就換了一塊簇新的木牌，上邊依然寫着，而且更清楚了？

「討逆軍第……辦公處。」

木牌上似乎還油過一次，惟恐黑字之易漚沒消蝕。

這樣的事實，明明告訴我，中國的逆，誠然大不易消！

最近，我走過那機關門外的時候，雖然冷靜多了，但門外依然掛着一個很熱鬧的牌子：

國民革命軍討逆軍第……留守處。

牌子是木製的，也好像油過似的。

甚矣哉逆之不易消也!!

假如我記憶不錯時，我記得當年吳將軍在北京，某處曾掛過一個討逆軍司令部的牌子。後來張大元帥又把那塊「討逆……」的牌子，拿出來掛了一回，只是地方更動了一下。

由此，我所謂中國之逆，是連串的，翻餅式的，亦明矣!

(二) 帽子

我自己的一頂帽子，已經四五年不曾換了。生人有的就笑嘻嘻地說：

『這帽子不大時興了。』我如果把他的話變得斯文一點的，就是：

『足下之冠，已落伍矣。』

其實，我不在乎。

朋友們呢，有的不客氣地說：

『你這帽子完全像賣野藥的。』

『你戴了它，我就想起「楊槍五」(?)來。』

『誰是楊槍五(?)?』我連被打趣了還不知道是誰地問。

『楊槍五(?)麼?…哈…哈…哈…』接着是他們支不住腰地大笑。

一定地，我的帽子是很難看，這年頭，什麼一不時興便糟了！

我也知道戴一頂新帽子好，不過無論如何我是喜歡戴舊帽，穿舊鞋；因為那個才合我的適，并且覺得舒坦。

我記得今年的夏季草帽，都興得五顏六色了，也許罷，歐戰後顏料又便宜了，什麼東西都是著點「色」才好看——不，才打眼。

所以，這年頭，「時尚」是不得不講些，不過有一部分人是苦了。譬如我現在有錢能買一頂新帽子，第一個是樣子問題來了：

——是反邊呢？是平邊呢？

——是中折呢？是「打鳥」呢？

第二是顏色問題，這似乎更困難一些了：

——綠的？不行不行，那是罵人的。

——黑的？不妥不妥，人家要笑我是裝藝術家。

——赭的？赭的倒可以，不過太好褪色了，三天兩天過後，保不定人家又說落伍了。

——灰的？我根本不喜歡灰色，一個人的頭上，蒙着灰色是不甚好看的。

(578)

——那末赤色的？啊，更不妥，頭要隨着它遭殃！這年頭雖有不少青年喜歡大紅顏色，但商人總是膽小的，他們倒大做其紅的坤鞋，紅的圍腰，紅的手套……只是不敢做一頂紅的帽子。

——白的？沒有，那成了孝子了……

想來想去，還是毫無結果。仍舊戴着這頂舊點的帽子吧，朋友們看見了它，倒還有爲它笑得直不起腰來的哩。

(三) 南京

自從遷都以後，北京似乎變得蕭條多了——雖然有一部分的人，如油漆匠，他們忙着去塗換北京的「京」字；如鑄字工，他們日夜趕鑄着北平的「平」字，則不在此例——

真的，北京自從改了一個屁字(P)——如去年語絲上某先生的簡稱——似乎是蕭條得多了。東里貼着「此房招租」，西里貼着「吉房出售」。許多商舖，有關門大吉的；有清理帳目的；有擇日開市的……真是指不勝屈了。但有些商人，他們也似乎有些「天才」，這種「天才」，只可惜作了一次馬後砲。去年冬天，我曾見過幾家商店，大門緊扃，而門外卻貼着一個耀武揚威的紅紙條兒，上寫：

『本店現已移往南京，請賜顧諸君注意。』

奇了，不知道叫人注意他們是因賠本而關門，還是叫人注意他們因賣買興隆而遷往國都之所在——南京——也！

自然，不只作生意的，無論作什麼，他們的對象總是「人」。過去北京的歷史，以月餅一例而論罷，我記得很久很久以前，是講究滿洲翻毛月餅的。後來，南式月餅流行了；後來，廣東月餅膾炙人口；後來，奉天月餅暢銷於世。……今年呢，山西月餅也盛極一時了。

我所知道南京的名物是板鴨和小肚，但今年又知道一樣了，在一家買酒的飯館裏，大書特書着。

「南京螃蟹。」

探其代價，則每個三毛四毛五毛……不等，比市上買的每斤價錢還貴出一倍兩倍三倍不止！

我嘗究其故，大概得着這麼一個結論：

蟹，橫行物也；不遠千里而來。可謂稀奇而又不易，又何況是從南京呢！

(四) 口頭廣告

飽 話 半 打

四一

夏天，C君曾告訴我一件小事，這件小事他也是間接聽來的。

底下，就是一位主人公說的話，主人公係女性，某校高材(?)生。

『我前天去北海，在假山石的後邊，一座小亭裏獨自休息着；不久，兩個男子也進了亭子，坐在另一邊的欄杆上。自然，他們的眼睛不只看景緻……』

『那兩個男子後來接談了，並沒有什麼怕人聽見的樣子；』

『你的小說集怎麼還沒有出版呢？』某甲問。

『聽誰說的？……』某乙彷彿很客氣地不加可否。

中間，停了一會。

『真的，我還忘了問你，今天這樣好的天氣，光線這麼充足，你怎麼不把畫架畫布帶出來寫生呢？』某乙復問某甲。

……

『後來我離開他們了，不知他們還說了些什麼。他們的話，真是讓我笑在心裏了。』女主人公把這段經歷說完，顯着有些自得的模樣。

據C說，女主人公並不是什麼美人，甚至於是連一個普通人都看不上眼的。

『她的話我不相信呢，』C君接着提出他的意見了：

『像她那付玉顏，誰能去愛她？她看不起人家，我想人家也許是故意地拿她開心。人家的意思，就是問：能寫的爲什麼不把這樣的人物裝進小說去；能畫的爲什麼不把這樣的人物畫下來……』

C君的話，似乎又未免過火一點了。

在我，對於他們三位——兩男一女——的「坦白」的態度，倒着實有些佩服！

這年頭，誰知道你是文學家？誰知道你是藝術家？誰知道你是美人呢？假如沒有人代你大吹大捧大登廣告，那真是「一個火山的噴口，誰也不來過問」了！

現在，我告訴你們，有了有了，你們看了上邊的那件小事，你們可以知道了：廣告，自己也可以登的，要巧妙地登在口頭！

願意人家知道你的，鑑賞你的，盍興乎一試！

(五) 偶聞二則

A：建設大事

大約是去年的冬天，有一個朋友去南京觀光回來，他很好談吐，他一個一個地報告南京

(581)

的行政公署來：

『某委員會，一等建築物也，外交部，二等建築物也，某處，三等建築物也，某處某處，四等五等建築物也……』

『一切都是建設中吧？』

『是的，譬如馬路罷，正修築着。』

『已成的呢？』

『我臨來的時候，已經完成一條了。』

『很好罷？』

『是的，非常地寬闊！』

『有多長呢？』

『嗯……也和寬度差不多罷。』

依幾何上的定例，寬與長相等——

故，此馬路爲 Square 形。

應用，如畫兩對角線，在其交點上立一偉人銅像，則拜望銅像的人，必不致爭前恐後，

因皆等距離也。

B：奠基禮

北平郊外某大學，大約是麵包消耗量最多的一個大學了，他們有兩輛(?)藍龍似的Taxi頗為城裏人所注目。

今夏又添蓋兩所洋樓——一所是什麼館，一所是學生宿舍。校長在行過奠基禮，演說道：

『……希望我們這個宿舍裏，將來也要產生像雪萊……那般人……』
最好再立一個劇場，以便莎士比亞等大文豪源源而出——我想提議了！

(六) 現代戀愛素描

A，時：春夏秋冬，一年三百六十日，白天，晚間，夜裏。

B，地：春天大都在公園；夏大大都在山地；秋人大都在郊野，冬天在家裏，劇場電影院亦可。在公園裏則西餐館前，松柏蔭下，在山地則流水淙淙處，平滑的岩石上。郊外則莫過於草地。家裏則隨便，但最好的是在二人沙發上。劇場與電影院，坐在

Box裏頂妙了……

C，對話——

男：哦！……

女：啲！……

男：姊妹。

女：哥哥。

——沉默一會，男女互視。

男：你愛我麼？（哭喪着臉地。）

女：我愛你（玩弄手帕。）

男：（安心介）：

女：你愛我麼？（斜着頸子。）

男：我愛你！（精神亢進地。）

女：（不語，羞介。）

——沉默着，男女互倚。

男：你真愛我麼？

女：我真愛你！你也真愛我麼？

男：我當然是真愛你，愛極了你了！我永遠地愛着你，直到海枯石爛……

女：（抬着睫毛，注目地望他。）

男：你呢？你恐怕不能永遠地愛我吧？女子，逢到比第一個更愛她的男子，她便另去愛第二個了……

女：唔，你的話恐怕說顛倒了吧？我是永遠地愛你！

——又復沉默下去了，都彷彿千言萬語，也道不盡此刻的心情。

男：萬一再有旁人愛你呢！比我還愛你？

女：（呆了一會。）不能的，絕不可能的！像我這樣的女子，誰也不愛的……（喟然地）就恐怕將來別個女子再愛上你罷了！

男：不會的，唉，像我這樣的男子，誰也不愛的……（飢渴般地望着她。）

——幕——

完